



无产阶级优秀战士
王国福

河南人民出版社

无产阶级优秀战士

王 国 福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1970年元月第1版 1970年元月第1次印刷

书号：3105·5 每册：0.07元

我赞成这样的口号，
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
死”。

毛泽东

沒有堅定正確的政治
方向，就不能激發艱苦奮
鬥的工作作風；沒有艱苦
奮鬥的工作作風，也就不
能執行堅定正確的政治方
向。

毛澤東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
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
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
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
是死得其所。

毛泽东

“拉革命车不松套， 一直拉到共产主义”

——记无产阶级优秀战士王国福

毛泽东思想哺育成长的无产阶级优秀战士、共产党员王国福，把他光辉的一生献给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六日，王国福同志因病逝世。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仰望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像，对守护在他身边的社队干部和同他一起扛过活的老贫农，断断续续地说：“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艰苦奋斗，……继续革命，……整好党，掌好权。”

王国福同志，是北京市大兴县红星人民公社金星生产大队大白楼生产队革命领导小组组长。他无限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他怀着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为革命掌好权，十七年如一日，忠心耿耿，“拉革命车不松套”，“做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铁打的骨头，举红旗的人

一九二二年，王国福出生在山东省汶上县一个三辈扛活的贫农家庭。全家十二张嘴，一亩半地，一年到头，靠榆树皮、萝卜缨、杨树叶糊口。寒冬腊月，一家人拉扯着盖一条破棉被。他的父亲，被地主老财榨干了血汗，到死只落得高粱

枯裹身。王国福从小要饭，十二岁逃荒来北京当长工。是毛主席、共产党把他从苦海里救出来。

他阶级仇深，深似海；革命志坚，坚如钢。王国福坚信毛主席的话：“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他当干部十七年不断革命，带领贫下中农，沿着毛主席指引的社会主义大道，勇往直前！

一九五二年，王国福带领两户贫农，人力拉犁，小驴套车，组织起全乡第一个互助组。

一九五五年，王国福和贫下中农一道，击退了一小撮阶级敌人和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刮起的“退社”妖风，巩固了社会主义阵地，夺得了合作化后的第一个丰收年。就在这一年，王国福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红旗下，他仰望救星毛主席，含着热泪，举手宣誓：俺跟定毛主席，革命到底不回头！

从合作化，到公社化，每一步的前进，都要粉碎阻力，才能继续前进。王国福带领大白楼村贫下中农，勇往直前，把一切绊脚石抛在自己的后头。

一九六五年，红星人民公社走资派按照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之流的黑旨意，跑到一个生产队，不顾那里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的强烈反对，贩卖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三自一包”的黑货，搞了一套“包产到组，定拢到人”的黑经验。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如获至宝，很快把它封为“红旗”。一时黑风掀起恶浪，胡说什么“学大寨看不见，学这面红旗最方便。”这年秋天，王国福“奉命”到那个生产队“参观”。他边走边看，越看越气。同行的一位生产队长问他：“你觉得这里的经验怎么样？”王国福气愤

地说：“由大化小，由小到户，不成单干了？这是死路一条，万万走不得！”

王国福回村后，公社走资派见他对那套黑经验不理不睬，又三令五申，要他带领全村干部住到那个生产队去“取经”。王国福斩钉截铁一句话：“俺要听毛主席的话，插大寨的旗，走大寨的路！”他没有派去一个人。

走资派暴跳如雷，不断施加压力，大会批评，个别谈话。什么“不学先进”，“无组织无纪律”，“缺乏党性”，“丧失立场”，一大堆“帽子”扣到王国福头上。王国福没有被吓倒，还是斩钉截铁一句话：“俺要听毛主席的话，插大寨的旗，走大寨的路！”

走资派气急败坏，派人进村，强令推行那套黑经验。大白楼村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王国福坚信，毛主席的话威信最高，威力最大。他组织社员学习毛主席关于“千万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学习大寨经验，忆单干的苦，思集体化的甜。在全体社员大会上，王国福怀着激动的心情高声问大家：

“俺队的土地分不分？”

“不分！”

“俺队的牲口农具分开行不行？”

“不行！”

“俺队学不学他们那一套？”

“不学！”

王国福坚定地说：“对，不理他们那一套！俺们就是不走回头路，不吃二遍苦，奔社会主义要豁出命干。毛主席指的路，俺们走定了！”

王国福对派来的干部说：“大白楼村贫下中农一心奔社会主义，不搞邪的歪的，你回去吧！”

激烈的阶级斗争，一个回合接着一个回合。走资派反对毛主席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又跑来兜售“三给”黑货（给投资、给贷款、给义务劳动）。王国福针锋相对地说：“俺们发展集体生产，靠的是毛泽东思想，靠的是大伙的苦干精神。俺们不吃投资，不吃贷款，不吃义务劳动！”他在大会小会讲“三不吃”，在社员炕头讲“三不吃”，在田边场院讲“三不吃”。他走到那讲到那，讲得大伙心里亮堂堂。人们依靠毛泽东思想，凭着勤劳的双手，奋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贫下中农赞扬王国福说：“真是铁打的骨头，~~举~~红旗的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王国福决心在革命群众运动的烈火中，进一步锤炼忠于毛主席的红心，永远为贫下中农掌好权。一天深夜，王国福打开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念着：“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他心里热呼呼的，轻轻地把二小子推醒，又指着“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这句话，问“热忱”二字怎么解释？问清楚后，他满怀深情地用红铅笔在“热忱”二字旁画了一个红太阳。

王国福无限忠于毛主席，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热忱地挨家挨户征求贫下中农的意见。他对社员说：“俺们为人民服务，做了一百件事，对了九十九件，应该；错了一件，也应该检查。大伙儿给俺提意见，是帮助俺更好地革命。”

一小撮阶级敌人互相勾结，疯狂地进行垂死挣扎，煽动资产阶级派性。王国福“靠边站”了。但是，王国福继续革

命的精神，却永远没有“靠边站”，他始终站在斗争第一线。广大贫下中农和他站在一起，同阶级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一次社员大会上，王国福热忱地听取社员的批评意见。会议结束的时候，他要求大家等一等，说：“俺对队里工作还有些话要说。”这时，一个坏家伙又跳出来叫嚷：“你算老几，靠边站！”广大贫下中农大声说：“我们要听他讲！”王国福对村里工作提出许多宝贵的建议。社员们称赞：“国福心高，没法量呵！”

王国福还热情地帮助别的干部，鼓励他们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风雨，见世面。他说：“俺们干部，就是要经得起考验，拉革命的车绝不能松套！”

王国福心红眼亮斗志坚。他针对大白楼村社员大部分都是从山东、河北逃荒来的情况，向群众反复讲：“山东、河北的贫下中农都是一家人，山东、河北的地主老财都是阶级敌人。”揭露了一小撮阶级敌人妄图利用同乡宗族的关系搅乱阶级阵线、混水摸鱼的阴谋，促进两派革命群众迅速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全村贫下中农一致选王国福同志当生产队革命领导小组组长。他满怀战斗豪情表决心：“大伙儿信得过，俺拉革命车不松套，要一直拉到共产主义！”贫下中农赞扬说：“俺队长心里亮，他懂得，只要有了无产阶级政权，就有了劳动人民的一切。”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把王国福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颗红心锤炼得更红了。他高高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带领广大革命群众，向阶级敌人展开更加猛烈的进攻，把隐藏得很深的逃亡地主、历史反革命分子揪了出来，有力地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

王国福听毛主席的话，不断革命，彻底革命，他“拉革命车不松套”，车轮滚滚向前！

身居“长工屋”，放眼全世界

毛主席教导说：“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王国福“拉革命车不松套”，当干部十七年，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保持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大白楼村的贫下中农怀念老队长时，永远不能忘记他身居“长工屋”、放眼全世界的动人事迹。

大白楼村有幢地主的“大白楼”早已倒塌了；现在，“大白楼”脚下的那间“长工屋”，就是旧社会地主剥削、压迫农民的历史见证。解放后二十年，王国福帮助贫下中农盖新房，自己却一直住在那间“长工屋”里，他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一心想着阶级兄弟，一心想着革命事业。

王国福住的“长工屋”，土坯砌墙，花秸搭顶，连根椽也没有，窗户只是横竖着几根木棍棍；宽不过七尺多，长不过丈余，土炕连着锅台占去屋内大半地方。他在墙上端端正正挂上伟大领袖毛主席像。红太阳照进“长工屋”，里里外外亮堂堂。

村上的贫下中农，见王国福一家六口挤在那间小小的“长工屋”里，都劝他盖新房。王国福总是笑笑说：“多吃点苦修不了。俺住上新房，倒是挺舒服，可是赶上下雨，就容易忘记阶级弟兄。”

一个夏天的深夜，狂风暴雨，雷电交加，“蛤蟆撒尿也成涝”的大白楼村，遍地是水，沟满壕平。王国福住的“长



王国福同志一心为革命，一心为集体，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十几年来，在他关心和领导下，全村所有贫下中农都已住上了新建和翻修的新房，唯独王国福的一家，仍一直挤在土改时分给他的一小间“长工屋”里，他的共产党员“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崇高精神，使革命群众深受感动。

新华社记者摄

工屋”，“滴答”“滴答”不停地漏水。他想起了那些还住破房的阶级兄弟，翻身下炕，冲出家门，头顶大雨，脚趟流水，挨户查看。贫农陈瑞岭的炕上支起“天篷”，一家人正急得团团转，王国福推门进来，赶忙帮着排水。六十多岁的贫农郭老大娘病在炕上，屋里漏得连坐的地方都没有，王国福跑进郭大娘家，一把抓住她的手说：“这里住不得了，快跟我走！”大娘激动得流出热泪，说：“队长，这大雨，你又跑出来了，可别淋坏啦！”王国福说声“走！”背起大娘就转移到一户住上新房的社员家。后来他又拿了队里育稻秧的塑料布，给那些住破房里的贫下中农盖屋顶。最后，连他披的那块塑料布也盖在一户贫农的屋顶上。第二天早晨，大队干部来察看雨情，见村里一些漏雨的房子都蒙上塑料布，只有王国福屋里照旧漏水。原来，他一夜没回家，天刚亮又组织社员到地里开沟放水去了。

多少个倾盆大雨的夜晚，王国福就是这样整宿整宿在村子里转。

大白楼村的贫下中农，大都是解放前从外地逃荒来的，地无一垅，房无一间。他们原先住的是土改时分的地主让长工住的破土坯房，不能遮风挡雨。王国福早就立志要改变这种穷困面貌。他带领群众，在发展农牧业生产的同时，栽了两万棵树，为盖房准备木料；又说服社员改变了过去盖房大吃大喝的旧风俗，互助合作，换工盖房。随着集体生产的不断发展，大白楼村发生了喜人的变化：一幢幢新房盖起来了，破烂的土坯房越来越少。

王国福在大队砖厂当过两年厂长，帮助许多贫下中农盖起了新房。可是，他自己没有买过一块砖，从来没有想过为

自己盖新房。

他姐姐家是本村的一户老贫农，住的那间土坯房又小又破，早就想盖新房。王国福几次劝说：“俺们队劳力不多，你先盖房就要耽误别人盖房。还是先让别人盖吧，多住几年破房，一样干革命。”姐夫、姐姐听了他的劝告，把盖房的时间推后好几年。他的大儿子有了未婚妻以后，又有人劝他：“这回该你盖房了吧！”他笑笑说：“等全村贫下中农都住上新房，才轮到俺呢！”

一天晚上，住上新房的老贫农王元道，来到王国福住的“长工屋”，看见他好几个孩子挤在一个小土炕上，不由得心疼地说：“你光想到为大伙操心，也该照顾照顾这个家，赶快盖房吧！”王国福拿起学大寨的小册子，一把拉过王元道，说：“毛主席叫俺们学大寨，俺们就要好好学，象大寨贫下中农那样，比对毛主席的忠心，讲对国家的贡献，不能比阔气，不能讲排场！”

到一九六九年春天，全村三十一户贫下中农，三十户都住上了新房，唯独王国福还是住着那间小小的“长工屋”。

贫下中农看看村里一幢幢的新房，场院里堆积如山的秸草，猪场里一群群的肥猪，粮仓里逐年增多的余粮，再看看王国福还是住在那间小小的“长工屋”，更加激起对老队长的关怀。他们又找到王国福说：“老队长，你一门心思扑在‘公’字上，为俺们盖房操碎了心。这回可轮到你盖房了吧！”王国福身居“长工屋”，胸怀革命志，他念念不忘阶级苦，不忘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他回答说：“当干部就是要拉车不坐车，拉革命车不松套。世界上还有许多劳动人民受苦受难，等台湾解放了，俺再盖房也不晚！”

王国福“拉车不坐车！”他就是要“做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牛’”。

王国福“拉革命车不松套！”他就是要“完全”、“彻底”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

“图的是不吃二遍苦，图的是共产主义”

王国福当干部十七年，一心为公，一尘不染。他是大白楼村一棵久经“风雨”的青松。

走资派卖劲地推行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经常发奖金，送礼物，摆酒席，拉拢腐蚀干部。王国福拒腐蚀，永不沾。有一次，走资派把从公社池塘打捞的一批鱼分给干部。王国福看到给他送来一条五斤重的鱼，问：“社员有没有？”回答：“只给干部。”他气愤地说：“这是搞特殊化，俺不要！”一九六二年的一天，王国福接到大队“开会”的通知，赶去一看，屋里摆着一桌桌鸡鸭鱼肉和白酒。他怒火满腔地说：“给干部嘴上抹蜜，搞资本主义，这是白日做梦！”转过身来，一甩胳膊就走。他回家揭开锅盖，揣起一块糊饼，就下地和社员干活去了。

一天，王国福从场院里拿了一把稻草，准备捆家里的猪食缸。他找到会计，说：“称一称，记上账。”会计笑了：“嗨！一把稻草能值多少钱，还上什么账！”王国福认真地说：“集体的一根草，也不能随便拿。”他看着会计上了底，才离开。就在这个账本上，还记着王国福另一笔账。那是一九六八年七月七日上午，王国福从场院背了一筐麦糠，又找到会计，说的还是那句话：“称一称，记上账。”会计说：“那来这个规矩？别人用点麦糠都不记账，你也就算

了。”王国福严肃地说：“集体的便宜，丝毫不能占！”会计只好算了算，一斤麦糠八厘钱，王国福的一筐麦糠十五斤，记上一角二分。

王国福见了有人损公肥私，就坚决斗争。一九六二年夏天，大队一个干部路过大白楼村的瓜地，随便吃了个瓜。王国福赶去提出批评：“你给社员做的什么榜样！”那个干部赶忙说：“给钱，给钱！”王国福说：“这几个钱还不够俺买纸写大字报呢！不是几个钱的问题，俺们干部要处处作模范呵！”那个干部当场作了自我批评。事后有人对王国福说：“你何必那样认死理。”王国福说：“一个瓜，是小事，可它象杆秤，能约出一个人私心的分量。有些人变坏，往往是从‘小事’上开的头。俺们当干部的，一把草也得见见斤！”

王国福是个不叫困难的刚强汉，从来没有向队里伸过手，借过钱。他这次生病期间，生产大队看到他家有些困难，派人给他送去五十元补助费。剧烈的病痛，没有使这位革命战士叫过一声苦，流过一滴泪；可是，他看到阶级兄弟送来这些钱，旧社会的辛酸，新社会的幸福，一齐涌上心头，他热泪盈眶地说：“眼下的日子比旧社会强多啦，有啥困难？队里的钱，是社员的血汗，一分一厘都要花在集体生产上。”他硬是把五十元钱塞到来人的手里，不肯接受生产大队给他的补助。

“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王国福经常用毛主席的教导教育干部和社员勤俭办社。有一次，他拣到一颗钉子，对保管员说：“心里想着节约，眼里要有东西，边走边拣。一颗钉子拣起

来，到时就用着了！”一天，他看见会计用着一把新算盘，奇怪地问：“那来的？”会计说：“旧的不好使了……。”王国福说：账算得好坏，不在算盘在思想！要心里想着节约，要节省每一个铜板，一分钱要掰成两半花！”

广大社员赞扬说：“国福当干部，没有白拿集体一根草，没有多吃集体一口粮，没有乱花集体一分钱。干重活，他总是第一个；分东西，他总是最后一个。他真是俺大白楼村‘公’字的代表！”

王国福公而忘私，一心想着革命，想着集体，心里却没有他自己。他爱人患重病，常年躺在炕上起不来。但是，他从来没有因为家务事妨碍革命工作。一九六二年秋的一天，他爱人指着怀里的小女儿对他说：“孩子他爹，留家吧，照看照看孩子。今天俺特别难受，心里直堵得慌。”王国福解释说：“孩子他娘，队里正抢收水稻，俺们不能为家务事误了工作呵！”他安排好家务，就出门了。傍晚，人们把他从地里叫回来，他爱人已经去世了。留下的四个孩子，最大的十二，小的不到一岁。他又要干工作，又要照料孩子，更忙得连个歇脚的空儿也没有。他没有叫过一声苦，没有说过一句怨言。有人劝他：“别当干部了，把孩子拉扯大再说吧！”大队干部也找他商量，准备给他调换工作。可是，王国福没有忘记，在那万恶的旧社会，三个不满十岁的哥哥，一年内先后无辜死去：大哥，被地主的羊顶死；二哥，被地主用药害死；三哥，活活的被饿死。王国福对关心他的阶级兄弟说：“旧社会，哪个贫下中农不疼爱自己的孩子，可是有多少孩子活过来的？那都因为俺们手里没有权呵！新社会的孩子很幸福，全靠俺们手里有了权。只要贫下中农信得